

歷史科專題研習

元朗十八鄉天后誕

天后其人其事

天后乃一海神，在江南沿海各地，論香火之鼎盛，除觀音外，恐無人能出其右。天后姓林名默，福建省莆田縣人，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（公元 965 年）農曆三月二十三日。父親林願，任都巡檢（負責沿海治安巡邏的官員），母王氏，生一男六女，天后就是最小的女兒。天后自出世至滿月，沒有啼哭，因此取名「默」。天后自幼非常聰穎，八歲入讀私塾，過目成誦。十歲時突然信佛，焚香唸經，早晚不懈，父母莫知緣由。十三歲時，常有一道士來往其家，對天后說：「你有仙骨，應得渡入正果」，於是傳授「玄微密法」。天后依法修練，全部領悟其奧義。十六歲時「窺井得符」，通靈變化，能替人治病，並常渡海，在驚濤駭浪中拯救遇險船隻。天后長兄出海經商，不幸遇強烈暴風雨，天后在家能千里感應，並閉目元神出竅，營救兄長於船隻將覆之際。自是聞名遐邇，大家尊她為「通賢靈女」。二十八歲時，時為宋雍熙四年（公元 987 年）九九重陽，天后辭別諸姐，獨上湄峰最高處，白日升天羽化而去。羽化後仍常顯靈海上，救助遇險的人。

曾有一天后廟廟祝謂天后在海上救助父兄時遇難死去，而父兄則因而得免於難，此恐非原來之傳說版本。若其言不虛，天后雖能救人而不能自救，本領亦不過爾爾，善信無必要如此崇拜她。

元朗十八鄉天后廟歷史



元朗古稱「圓塢」。「圓」是完整、豐滿的意思，「塢」則是指江邊或湖邊的低窪地。從字面上推測，古時元朗可能是一塊水源充足的沼澤低地。

元朗歷史悠久，在秦朝（公元 214 年）已隨香港地區一起併入中國的版圖，在歷代行政分區的變易中，隸屬廣東省之下的一個縣份。在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以前，元朗屬於廣東省新安縣的管轄範圍。區內居民以務農為生；廈村、新田一帶曾為產鹽要地；橫洲在元朝更是出產珍珠的地方。明朝末年，大橋墩已有墟市的設立；廈村亦有一些貿易活動。清初，更設立了元朗墟（今元朗舊墟）。

大樹下天后廟位於十八鄉大旗嶺，由於在該廟居於一棵方圓數百尺、濃蔭蔽日的大樹之下，故因而得名。距今約三百五十年，元朗和流上通南坑，有高原聳立其中，就是大樹。大樹四週本是一片澤國，西面是蛋家灣，東面是蛋家埔，附近居民有不少水上人家，他們信仰水神，在大樹之下建一小廟，祭祀天后，這就是今天十八鄉天后廟的基礎。

後來，十八鄉村民落力墾植，人丁日眾，漸有大鄉之規模，於是便合力擴建天后廟。至道光年間，將廟分為五廟廊，正殿為天后祠，供奉了主神天后，左殿為英勇祠（後來供奉了在英軍接管新界時抵抗而殉難的鄉民），右為花廳。至太平天國平定後，清廷行洋務運動，人心特重科舉，於是把花廳改為永安學社，崇祀文武二帝，希望子弟能考取功名；並把五間廟廊擴而為七。至是，十八鄉天后廟乃用作興學之所。今日十八鄉之永安學校，前身就是在天后廟內所辦之學塾。

十八鄉天后廟曾多次重修，清朝咸豐（廟內仍存有刻於 1856 年——清朝咸豐六年的「重修天后古廟碑」可供研究）、光緒兩朝各大修一次。1962 年颱風溫黛襲港，廟宇部份被毀，所以十八鄉便倡議重建。這是最近一次重建。

元朗十八鄉天后誕會景巡遊



香港地處南中國海，以前的原居民許多靠捕魚維生。在科學不甚昌明的古代，漁民面對一望無際的海洋會有前路茫茫的感覺。而汪海上突如其來的暴風雨，在他們看來，更是他們所無法預知、無法控制的災難。很自然，本港的漁民便信仰天后，希望天后能保佑他們在海上平安。即使時至今日，元朗許多本來是海洋的地方已變為陸地，居民仍然信奉天后。農曆三月廿三是天后誕期，香港各地區例必舉行大型的慶祝活動。

今年天后誕在新曆 4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，元朗十八鄉有歷史悠久、大型的會景巡遊，慶祝天后誕。警方早已在巡遊路線佈置好，並把巡遊時將會行經的馬路和行人路悉數以鐵馬分隔，以保持巡遊隊伍暢通無阻。

早上九時許，各花炮會陸續抵達元朗鳳翔路專線小巴士站集合，由於花炮會過多，單是鳳翔路小巴士站無法容納所有花炮會，有部份需在鄰近的合益路集合，至正式巡遊時再會合。

每條鄉村的花炮會陣容均十分鼎盛，簇擁著獅班、花炮，陸續魚貫而入。花炮會人數，少者六七十人，多則達二百餘人。他們就地表演，或擂鼓、或舞獅、或舞龍，各式各樣。每個花炮會表演，必定引來不少人圍觀叫好，雖然距離正式的會景巡遊尚有一段時間；只見過不了一會，遠處又有新的花炮會到達，於是觀者才不得不散開，去欣賞另一場表演。其中舞龍、舞麒麟的最受人歡迎：舞動一條龍，動輒要出動近百人，可見龍身之巨大與綿長。今年共有二十三個花炮會攜同獅班前來，單是這種簡單的輪流「預演」，已耗去約一個半小時。

到了十時三十分，會景大巡遊正式展開。由去年抽花炮時抽得第三炮的田寮村引領（原來元朗十八鄉抽花炮，以抽得第「三」炮的為最佳，因為意頭最好），其他花炮會接續其後，從鳳翔路出發，沿建德路、合益路，轉元朗體育路，進入大球場。巡遊沿線的行人道擠得水泄不通，駐足觀看。巡遊隊伍走出小巴士站，來到寬闊的大街，有如魚入大海，可以利用空間施展渾身解數，盡情表演。每一隊花炮隊伍都有其特色，表演項目層出不窮，叫在場的觀眾眼花繚亂。幸好花炮隊五行進緩慢，故意讓所有人看得分明，在場觀眾才不至於目不暇給。

和在鳳翔路「預演」時一樣，舞龍確實較容易令觀眾轟動。為首的田寮村，舞一頭綠身白毛的巨龍，那龍渾身上下，無不充滿活力，在街上綿延迴旋，騰躍翻飛，口中突然向天噴出一串白煙來，行人道上不期然爆出一波接一波的歡呼聲。就在歡呼聲響起的時候，我們不難看見為了保持巨龍的活力，舞動龍身的花炮會成員趁這空檔撤出，由另一人竄入頂替。難怪田寮村花炮會需要出動二百人參加此次會景巡遊了。即使所舞的只是一條小龍，也足以博取市民的歡心。以合意堂為例，舞的是一條粉紅色的小龍，約需十人左右。小龍雖沒有巨龍的氣勢，但勝在靈活，花式多變，一樣能取悅途人。

有各種大龍小龍壓場，舞獅就容易給人比了下去。但事實卻又不是這樣。其中一隊獅班可謂有備而來，舞動獅子的只有一個人，只見獅子懸空危立在一根竹竿上表演採青，之後還口吐揮春祝賀途人「萬事勝意一帆風順」，不慌不忙，沒有絲毫勉強。可以想見，此等絕技自不難博得如雷的掌聲和喝彩聲。偏有花炮會不跟潮流，另闢蹊徑。它們既不舞獅，也不舞龍，但卻能出奇制勝。由一百五十人組成的元朗潮僑花炮會，編演鑼鼓英歌舞，扮演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，隨著鑼鼓

聲整齊行進，好漢們時而跳躍，時而慢行，冷不防又喝一聲彩，攝人的氣勢絕不輸於舞龍舞獅，觀眾亦不忘報以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。

其餘較有特色的有由元朗的菜農組成的菜農花炮會。他們有老有幼，以農家樂伴以獅舞為賣點，吸引途人。他們帶來的只是「副炮」，並非第XX炮，以示不會參與下午在大樹下天后廟的抽炮活動。據他們的負責人說，他們的花炮會一向不參與抽花炮活動，與人無爭。以前的大樹下一片沙灘，在那裡搶炮常常演至動手打架，不歡而散。雖然在五十年代後改為抽炮，但他們仍維持與人無爭的傳統，花炮是帶了來，但堅持不抽。他們希望在工商業發達，農業衰微的今天，借天后誕慶祝活動，教導下一代要以農為本，發揚重農精神。

其後，會景巡遊隊伍抵達元朗大球場，署理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呂孝端、元朗天后寶誕籌備委員會主席戴權、元朗天后寶誕籌備委員會副主席林照權和程振明、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鄧智良主持開幕禮。

看台上早已聚集了不少觀眾，巡遊對伍仍按先後進場，在球場繞場一週，然後沿馬田路，走向大樹下天后廟。到達天后廟後，巡遊隊伍輪流在天后廟前表演。舞龍的在天后廟前之空地繞場一至兩週後離去，舞獅的通常會在廟門前先鞠躬三次，進廟向天后叩首後才離去，前往廟對岸的涼亭等候抽炮。天后廟內正殿中央供奉天后，左首供奉財神，右首則供奉了觀音。廟內有廟祝負責解簽，一次港幣七元，有問家庭的，也有問工作的，輪流讓廟祝解簽，善信需要輪候，而廟祝卻絕少需要輪候的，雖然已安排了三位廟祝解簽。

據一位老婆婆說，她之所以信仰天后，因為天后好，保護善男信女，有一次突然雷雨交加，天后即顯靈救助海上的漁民云云。天后廟右側立著一棵巨型樹，亭亭如蓋。當日天氣炎熱，不少人坐到樹下乘涼。原來此即地名「大樹下」中之「大樹」。舞獅、舞龍隊伍入廟前都先向大樹叩拜，然後再到天后廟前獻技，因為此大樹是此地的地方之神。也不乏善男信女來樹前進香叩拜，原來他們相信拜過大樹後會「避小人」，又有人謂此樹可令沒有兒女的夫婦生兒育女。

待各路人馬獻藝完畢後，大會即舉行抽炮儀式。首先由大會的總理進廟禱告，恭敬把天后的行身從壇上捧出，一面不忘對天后小聲說：「我地而家請阿馬去涼亭」，然後放在廟門前的一頂轎裡。放置停當後，眾人即簇擁著天后過小橋到對岸的「天后亭」去。亭前兩柱貼上臨時寫好的對聯：「鳴則驚人試問錦標誰奪得」，「光能炫世還期蓉鏡送歸來」。光看此聯便知乃為抽炮而寫。

在天后亭安放好天后，隨即請元朗地政專員徐君宇、元朗民政事務專員鄧智良每人為各花炮會抽十五炮，今年合共三十炮。一向最受歡迎的第三炮，今年由馬田村抽得，馬田村村民莫不歡聲雷動。若論得炮數目，則數田寮村花炮會，共抽得六炮之多。沒有抽到花炮的花炮會也不用發愁，因為他們可以向抽得多過一個花

炮的花炮會要求「換炮」，當然要以一封「利是」來交換。抽花炮完畢後，各花炮會散去，值理會則把天后行身送回天后廟。至此，十八鄉天后誕便曲終人散。



元朗天后誕的啟示

1963年元朗天后誕會景巡遊共有約十萬人觀看，而現在香港人口增多了，2001年天后誕圍觀的途人雖也可以稱得上是「夾道」觀賞，但人數卻只有約一萬，雖然是適逢復活節假期。由此可見，香港新一代人對天后誕、會景巡遊已沒有上一代熱心。

前來的花炮數目多於巡遊對伍的數目，表示有些團體只攜花炮，而不參與巡遊。這反映出財力的不足。至於元朗潮僑花炮會會長陳興南透露，每年的巡遊約需花費四十萬元，籌備時間亦需四十五天。由於神功戲需要更長的時間籌備策劃，近年已沒有再開鑼；大埔天后誕亦不約而同，沒有上演神功戲。

這三個現象都反映了一個事實：香港天后誕的祭祀活動正漸趨簡化，甚至有式微之勢。這很大程度上與香港近年經濟不景有關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年青一代對拜神祭祀不感興趣。「需求」下降，「供應」亦自然減少。當前的要務是怎樣才能保存這些傳統習俗，相信這有待專家學者更深入的去探究。